

臺北圖書館滄桑談

劉金狗
黃得時

臺北市區，從甚麼時候開始，才有正式的圖書館呢？其後有甚麼變遷呢？這是很有趣的問題，關於這一個問題，本學刊特邀請曾任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研究員劉金狗先生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黃得時先生作一次對談。劉金狗先生，臺北市萬華人，民國前八年生。從日據時代就在今之省立臺北圖書館的前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服務，共五十一年七個月，至民國五十八年八月退休為止。退休後仍受該館之託協助整理該館南洋資料。沒有一天離開崗位。其孜孜不倦的精神與和藹可親的態度，確實值得欽佩。凡是經常在該圖書館出入的人士，沒有一個不認識劉先生的大名，有人竟送他一個外號叫「臺北圖書館的活字典」。至於黃先生是本校中文系教授，除了本行的中國文學以外，對於臺灣的歷史、文學、宗教、民俗，亦極感興趣，而且還兼任臺灣省及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經常在該館閱覽有關臺灣研究的文獻資料。據黃先生說他做爲一個閱覽人在該館出入也將近五十年了。本學刊能够請到了有這麼長久經驗的工作者與閱覽人作一次對談，覺得非常有意義。以下就是對談的內容。——編者

臺北圖書館的濫觴

黃：劉先生，您是從哪一年起就到圖書館來服務？

劉：是日據時期的大正七年，也就是民國七年。想起來，時間過得真快呀，一晃兒過半世紀了。

黃：在同一崗位服務五十年以上，一天也沒有離開，這種服務精神實在是很值得敬佩的。恐怕全國的圖書館人員中，只有您一個人吧！您刚到圖書館來的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

劉：現在的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在日據時期正式名稱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一直到光復爲止。因

爲當時總督府轄的圖書館，只有在臺北這一所，其餘的都是廳轄、州轄或庄轄的。

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官制，是那一年公布的，初任的館長是誰？

劉：大正三年（民國二年，一九一四）四月，以勅令公布的，初任館長是總督府視學官「隈本繁吉」。這是暫時性的，不久，就從帝國圖書館（在東京市俗稱上野圖書館）請到了一位司書官名叫「太田爲三郎」來臺籌備開館事宜。當時，籌備處設在現在萬華康定路與長沙街交界的「清水祖師廟」內。黃：提到祖師廟，我也有一段回憶：我是現在臺北成功中學的前身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第三屆畢業生。在現在的校舍尙未竣工之前，我們曾在祖師廟的臨時教室讀了一年多的書。那是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到十四年的事。劉先生，籌備處到甚麼時候，才搬到總督府後面的舊彩票局呢？

劉：是大正四年六月。彩票是等於現在的愛國獎券一樣。我到圖書館服務是三年後的事。其時，樓上還存有一個像地球儀那樣圓圓的搖彩機。

黃：那座兩層樓彩票局的建築物，當然比不上這座四層樓的省立臺北圖書館的堂皇和廣敞，但是彩票局的地點在總督府後面，今博愛路一六四號，佔地一千三百坪，位於全市的中心點，周圍清幽，有樹木花草圍繞着，是最適合於讀書的環境。可惜太平洋戰爭中，被盟軍炸毀。劉先生，那麼開館是在哪一天？

劉：在大正四年（民國四年，一九一五）的八月九日，從那個時候起設在臺北市的這所總督府圖書館，就成爲本省最大的圖書館，到了光復後才由我方接收。

地方巡迴書庫的效力

劉：黃先生，你跟圖書館發生關係的經過是怎麼樣？

黃：我記得小時候在臺北市郊樹林國民學校讀書剛進六年級的有一天，從學校回來，當時做樹林區長的家父（諱純青），一看見我就說臺北圖書館運來了一大批圖書陳列在區役場（村公所），你可以去借來看看，我馬上跑到區役場去一看，果然排着從未看過的很多的書，我隨便借了兩三本封面美麗，裏面有插圖的故事書回來。我一本又一本，把它一口氣讀完，連飯都忘記吃了，那時我想天下沒有比這種書更有趣更好看，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天方夜譚」呢！

劉：那是巡迴書庫的書，第一回是開始於大正十一年九月，對各州、各廳一共發送二十二所。鐵路部（鐵道局）對於巡迴書庫的運費，也特別減價全部打對折。

黃：後來我考入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也就是現在的成功中學前身，我就開始出入於總督府後面的那座圖書館，同時也認識劉先生，以後便成爲無二的親友了。我記得最初借的書，是「噫！無情」，是黑岩淚香翻譯的這是法國十九世紀的文豪鴛俄（Victor Hugo, 1802-1885）所作的小說，原名叫 *Les misérables*，中國有好幾種譯本，有的譯作「悲慘世界」，有的譯作「孤星淚」，有的譯作「哀史」。這部小說，對於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後來我又把黑岩氏所翻譯的小說，一本又一本，全部借來讀完。

劉：黑岩氏是日本明治時代的一位著名的新聞記者，他所翻譯的小說一個特色，就是把外國人的姓名，譯成日本式姓名，例如男的有叫「蛇兵衛」，女的有叫「小雪」等，很適合日本人的胃口，難怪他所翻譯的小說，曾經風靡一世。黃先生，現在聽您所說與圖書館發生關係的經過，使我有點感想，就是一般小孩子跟圖書館會發生關係，都是先在兒童閱覽室看漫畫開始的，而黃先生却是在鄉下看巡迴書庫的故事書開始的。又一般中學生到圖書館來的，大部份都是爲了借參考書，而黃先生，却是來借小說的，我想黃先生您後來進入大學專攻文學，是不是與這個有關係？

黃：是的，尤其那本「噫！無情」，不但確定我的人生觀，同時也確定我的人生方向。記得有一次上作文課的時候，老師出「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書」為題，我毫無躊躇地就寫了對那本書的讀後感，終於不但得到全班最高的分數，而且也被刊在學校出版的文集裏面。因此，我對於文學，也就有點信心了，後來就決定把研究文學作為一生的專業。可知人的一生活，良師益友，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有時候，一部書的影響力却會比良師益友來得更大。

劉：是的，我也曾經從閱覽人聽到了很多多跟黃先生剛才所說的同樣的例子。

黃：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感謝圖書館對於閱覽人的賜與。

黃：劉先生，當時圖書分類法，是採取哪一種。

劉：是以日本山口縣圖書館分類表為基礎，配合臺灣的實際需要，加以改訂的「和漢圖書分類法」。

黃：為甚麼不採取日本帝國圖書館的分類呢？

劉：因為當時帝國圖書館是採取函架式的分類法，也就是以圖書的大小分類的，不適宜於臺灣的。

黃：有沒有採用過「杜威」的分類法？

劉：杜威的分類法，當然是很理想的，但是還要配合各國的實際情形，加以部份的修改，才可利用。

黃：當時對於本地人與日本人的閱覽人，有差別待遇沒有？

劉：沒有差別待遇，完全一樣的。

黃：到光復為止，有那幾位做過館長？

劉：第一任是隈本繁吉，第二任是太田為三郎，第三任是並川直廣，第四位是山中樵，一共四位。

臺灣文獻資料的搜集

黃：這四位之中，我最熟悉的是山中館長，他來臺之前，是日本新潟縣立圖書館館長。他是專攻歷史，所以對於有關歷史的書籍，特別重視。他來臺任館長前後二十年間，極力搜集臺灣資料，現在有那麼豐富的臺灣資料，都是當時搜集的。

劉：是的，當時採取五種目標，一是搜集現有的資料，無論報章雜誌，單行本，凡是有關臺灣的，不管內容如何，一律收藏。二是日本據臺以後的資料。三是清領時代的資料。四是鄭氏時代的資料。五是荷蘭西班牙時代的資料。其中，收藏最多而且最爲珍貴的，是清領時代的資料。

黃：是的。我曾經對於這些資料，作一次總調查，覺得當時搜集的苦心，令人肅然起敬，無論府縣志，無論奏議，無論私人集子，無論刊本寫本，應有盡有，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國立臺灣大學前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曾經成立南洋史料（系），搜集有關荷蘭據臺時資料很多，尤其是「荷蘭臺灣史料」二百多冊，最爲珍貴。這些當然是臺北圖書館所沒有。但是臺北圖書館所有而臺大所無的，仍然很多。本來圖書館最大的特色，是收藏極爲豐富的清領時代有關臺灣資料。光復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由周憲文主任主持，夏德儀教授校訂之下，刊行「臺灣文獻叢刊」二百餘種，大部分是鈔印這些資料的。據說臺灣銀行當局以及財政部有些官員不甚贊同該研究室印行這種叢刊。其實，這種叢刊所花的費用，較之整個臺灣銀行的經費，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其給與學界的貢獻之大，是無法估量的。我做爲學術界的一份子，深盼臺灣銀行當局以及財政部的理解與援助，繼續准許其刊行，以嘉惠學界。

劉：「臺灣文獻叢刊」之中，差不多十分之六七是鈔印日據時期本館所搜集的資料。美國亞洲學會中文研究資料中心，協助成文出版社影印全中國地方志書。目前已向本館借用影印完成的臺灣府縣志等約有一百餘部。

黃：關於山中館長非常熱心搜集臺灣資料，有這麼一段很動人的事實：東京有某舊書店把剛印好的舊書目錄寄一冊給某君，同時也寄一冊給山中館長。當時某君發見該目錄裏面着錄一部有關臺灣資料的抄本，這部抄本一向沒有人知道的，某君喜不自禁，怕被別人買去，立即打電報給東京那家書店表示要買。那知山中館長也同日打電報去，只較某君的電報遲了半個鏡頭而已。照理講，因為某君的電報先到，所以應該賣給某君。但那家書店却打電報給山中館長，要他直接跟某君商量，山中館長接電報之後，馬上親自到某君家商請將該書讓與圖書館。從這點小事，可以看出山中館長對於收集臺灣資料，多麼積極而熱心！

劉：不但這樣，他經常派人訪問書香世家，如發見有關臺灣文獻資料，可以買就買，不可以買就抄，這種抄本，在圖書館收藏很多。

黃：關於山中館長，還有一些事情值得提一提。大家都知道現在臺北郵政總局對面，有個城門。這是光緒八年三月完成的臺北城之北門，名叫「承恩門」，是清代的遺物。在日據時期有一部份日人主張要把這個北門拆掉，以免本地人一看會激起民族精神懷念中國。此時，兼任史跡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會委員的山中館長，毅然在報紙發表文章，反對拆毀，終於不但不拆毀，而且被指定為史跡由政府加以保護。

舊館被炸，無家可歸

黃：民國三十四年，也就是日本投降那年的春天起，盟軍飛機的轟炸一天比一天激烈，那個時期圖書館的藏書，有沒有疏散？

劉：有一部份疏散大龍峒的保安宮，一部份疏散萬華的龍山國民學校，一部份疏散新店的青潭，而辦公

室疏散現在的中和鄉南勢角。只有兒童圖書，查禁圖書以及一些沒甚價值的書刊共約七萬冊留在館裏。

黃：我在這年春天，辭去現在「臺灣新生報」的前身「臺灣新報」文化部長職務，跟父母兄妹一起疏散到新店鎮的安坑。當時，我的甚多藏書，都放在現在中山北路三段的家裏，沒有疏散。我以為萬一我家藏書被炸毀，還有圖書館的藏書可讀。那知到了五月初旬的某一天，盟軍飛機大舉轟炸，把現在總統府後面一帶的建築物炸得體無完膚，而圖書館亦夷為平地。當天我站在安坑山上，遙望黑煙滾滾從圖書館一帶中上時，我的眼淚不覺奪眶而出。我打算萬一我家藏書被炸毀，還有書可讀的那座圖書館，竟然先被炸毀了，以後不得不珍視我的藏書了。因此，第二天，我就冒了很大的危險，從安坑回到家裏把較為珍貴的圖書，裝滿了一輛一輛手拉車運到山上去。如果我早就知道圖書館的重要圖書已經疏散了，就不必這樣着急了。劉先生，光復後那些疏散的圖書有沒有全部運回來？

劉：因為原有館舍被炸毀，所以圖書變成無家可歸了。只好暫時借用新公園內的博物館一樓，一半做閱覽室，一半做辦公室和書庫。而書庫可以容納的圖書並不多，其餘都要分別寄存在很多地方。例如總督府的車庫，臺灣書店的二樓，南方資料館、成功中學、文山中學等十幾個地方。尤其是寄存成功中學的圖書，剛剛搬完了不到三天，就接到了教育廳緊急命令，要一晝夜全部設法搬出去，好讓舟山撤退的國軍居住。那時我們全館動員，到了早上三點鐘才好不容易把全部圖書搬到博物館前面的廣場上堆一大堆的書山。那知從三點又開始下雨了，我們又連忙從廣場搬進博物館走廊。這時，因為距離比較近，但是也一直搬到六點鐘左右才全部搬完。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其他寄存在別的地方的圖書，也紛紛開始討回房子。所以又要另找房子搬書，先後搬出搬入，一共大小搬了二十次以上。而每搬一次，一定會損傷很多書，或是丟掉了一部份書。黃先生，你是本省有名的藏書

家，比誰都明白二十多萬冊圖書的搬運，是多麼困難而費事啊！現在想起來，只有感慨萬千而已。

黃：貴館的全班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二十多萬冊圖書好不容易從疏散地搬回來，後來爲甚麼又搬到鄉下去呢？

劉：這是一來因爲遵奉政府防空疏散的命令，二來因爲博物館要大加修理。

黃：分爲幾個地方疏散呢？

劉：第一是新店「檳榔坑」，這裏主要是疏散南洋資料和線裝書以及廣東的魚鱗冊四千餘本。第二是木柵「馬明潭」，這裏是有關臺灣文獻資料。第三是木柵「坡內坑」，這裏是應用科學、自然科學和美術關係的圖書。

黃：存放臺灣文獻資料的馬明潭，我也常常去過，我覺得那裏的房子很不適合存放圖書。牆壁是木造的，地面又很低，空氣也很潮濕，而且又整天緊閉着，圖書容易損壞。

劉：當初王省吾館長認臺灣資料和南洋資料特別珍貴，如果一直放在臺北市內，萬一被轟炸，那麼太可惜了。因此就疏散到檳榔坑和馬明潭去，並且分別成立「臺灣資料研究室」和「南洋資料研究室」。

南方資料與羅斯文庫

黃：臺灣的文獻資料當然是經過圖書館久年搜集而得來的。但是南洋資料是怎麼樣來的呢？

劉：太平洋戰爭中，臺灣總督府爲了要發展其所謂「南進政策」，就在該府成立外事部。外事部爲了要明瞭華南及南洋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情形，遂以實業家後宮信太郎捐獻一百萬元日幣爲基金，成立「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收集有關該方面的資料。光復後，外事部取消，該資料館與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一並由本館接收，該資料館是設在今「中央日報」對面，原日本千代田生命保險會社臺灣

支店的原屋。

黃：南方資料館不是有「羅斯文庫」？

劉：是的，本來「羅斯」是駐在廣東的意大利領事。他來中國之後，即搜集了很多民國以後出版的書籍和民藝品。當時外事部把羅斯的藏書和民藝品買進了以後，預定分批從廣東運臺保存於南方資料館。不料只有第一批運臺以後，不久日本就投降了，其餘部分臺灣省政府曾向廣東省政府交涉，但廣東省政府認為是「敵產」（當時日德意是所謂軸心國家）不准運臺。現在不知下落如何。運臺的第一批，大部份是有關政治、經濟、宗教、民俗方面的小冊子或報告書，又有不少民藝品。

黃：劉先生，聽說館裏藏有數千本的「魚鱗」冊？

劉：這是光復後從廣東運來的，都是廣東地方的田賦調查書現存有三千三百多冊，是研究土地經濟很好的材料。上次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來館，看過認為很有價值，鼓勵我們作分類目錄。

藏書達三十多萬冊

黃：圖書館藏書中還有「內田文庫」。

劉：是的，這是由臺灣總督內田嘉吉捐獻的，都是中國線裝本和西文書。

黃：我記得其中有「四大奇書」也就是「水滸傳」、「三國誌演義」、「西遊記」、「金瓶梅」的四種著名明代小說。「金瓶梅」是張竹坡的批本，我曾蒙特准借閱一次，第一冊有圖一百幅，「金瓶梅」最原始的版本，雖然是「金瓶梅詞話」，但這部四大奇書本，也很不錯，全書原原本本沒有刪除，讀起來很過癮。不像坊間那樣刪除得上段不接下段，令人莫名其妙。劉先生，這部「金瓶梅」還在嗎？

劉：因爲「金瓶梅」列爲禁書，存在館裏，沒有疏散，終於被那次大轟炸炸掉了。

黃：劉先生，你剛剛到圖書館的時候，全部藏書有多少？現在有多少？

劉：中文書和日文書一共四萬三千餘冊，西文書將近六千冊，總共近五萬冊。現在有三十多萬冊了。

黃：其中，中文書一定不少吧！

劉：是的，不過線裝書大部份都是日據時期買進來的。光復後因爲買不到線裝書，所以只好買些在臺灣翻印的古書，和一般的圖書以及學校的參考書而已。

黃：日據時期買進來的中國線裝書之中，比較大的有些甚麼？

劉：有古今圖書集成、皇清經解、通志堂經解、大清實錄、昭代叢書、學海類編、四部叢刊、適園叢書、金陵叢書、嶺南遺書、半歷叢書、函海、稗海、古今雜劇三十種、雜劇十段錦、盛明雜劇、宜稼堂叢書、五笈存函（實顏堂秘笈）、聚學軒叢書、小石山房叢書、說郛、說銓、百川學海、龍威秘書、百衲本二十四史、佩文韻府、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這些並非甚麼珍本，但是都是線裝本，因此現在已變成寶貝了。

黃：光復後西文及日文書買進多不多？

劉：買進是有買進的，但是並不很多，好在美國新聞處等常常捐贈，所以西文書年年也在增加的。但很少購買日文書。

黃：戰後的日本，尤其是這十幾年來的日本，無論在學術研究方面，或在通俗讀物方面，有關中國的書籍出版很多，形成空前的「中國景氣」，其狂熱情形，幾乎令人難於置信。在臺灣雖然年青人看不懂日文，但是三十四五歲以上都看懂，所以如果在經費許可的範圍內，應該多購進日文書。

劉：是的，我也很希望這樣的。

黃：劉先生，你有沒有編甚麼目錄？

劉：民國四十七年曾編纂「臺灣文獻資料目錄」一冊，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

黃：我也藏有一冊，非常有用處，現在已經變成珍本，不容易入手了，除此以外，還有甚麼沒有？

劉：計劃編印的有關臺灣研究的西文文獻資料目錄及特藏資料室所藏西文有關南洋資料目錄。

新館完竣，前途光明

黃：光復以來歷任的館長有那幾位？

劉：范壽康、吳克剛、蔣復璁、王省吾、劉效篤、韓寶鑑及袁金書諸先生。

黃：現在省立臺北圖書館，建在新生南路跟中正路交界的地方，其經過是怎麼樣？

劉：光復後圖書館從疏散地遷回臺北來，但已是無家可歸。只好暫時借用博物館（在新公園，地址爲襄陽路二號）一樓，作閱覽室開館。後來，因爲博物館要大加修理，所以不得不搬出去。但是要搬到那裏去呢？毫無目標。那時，由於王館長的奮鬥與力爭，向教育廳要來了一筆相當可觀的經費，以四年計劃建築新館舍。但是在總統府後面原有館舍的基地，已由國防部借用，只好另想辦法。終於跟臺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交換條件，由工專提供基地給圖書館，同時另由圖書館蓋一座圖書館給工專，這種交換終於實現了。現在工專正門進去左邊有座「國父誕生百年紀念堂」，就是臺北圖書館蓋給工專的。

黃：王館長的用心之苦，很值得欽佩的。不過跟工專交換條件尙未開始進行之前，有一天，我曾到設在博物館一樓的圖書館去，王館長一看我就問：有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建圖書館。我建議可以向市政府交涉，建在現在新公園南邊音樂堂後面。因爲這個地方，以前曾決定要建陳濟棠紀念館，後來不

知道甚麼原因不建了。反正利用圖書館的人都是臺北市民，而且一樓建音樂堂給市政府作社教活動中心，二三四樓做圖書館對市政來說，也很有好處，一定會答應的。這裏是臺北市的中心又是整年都是草木青蒼的公園是最好理想的讀書環境。偌大的臺北市，再找也找不到像這樣理想的地方。那時王館長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却怕市議會反對以致耽誤時間，終於與工專交換條件，蓋在現在的地方。

劉：黃先生你對於省立臺北圖書館的現址有甚麼感覺？

黃：現在這復四層樓的新館舍，蓋得非常堂皇。可是地點實在不太理想。因位於新生南路與中正路的交界，交通非常複雜，整天汽車來往不絕吵音四起，又無樹木可供休憩散步，所以很少看見有社會人士前來利用，所有的都是一些中學生而已。不過，現在木已成舟了，對於過去的事情，我們不必多說，最要緊的還是今後的工作。

劉：是的。

黃：省立臺北圖書館是屬於地方性的圖書館，那麼地方性的圖書館和中央圖書館有甚麼分別？

劉：地方圖書館的主要任務，除了推行社會教育，公開圖書閱覽之外，還要搜雙有關地方的文獻資料。至於代表國家與國際交換刊物，那是中央圖書館應做的事。

黃：關於搜集地方文獻資料這一點，我認為臺北圖書館過去做得很不錯。凡是發現某地方有臺灣資料，必定想盡辦法把它弄到館裏來而後止。我希望今後仍本着這種傳統作法去做，那麼相信一定能够搜集更多的資料，發揮地方圖書館的功能，貢獻於整個臺灣社會。

劉：現在臺灣文獻資料已經搬回來了，這是本圖書館的寶貝，同時也是本圖書館最值得誇耀於世界的文獻。我們應該好好地重新整理，以供各界的利用，最近世界各國都非常注目臺灣，經常都有外國人士

來閱覽這些資料。我們如果不好好的整理出來，供人家利用，恐怕會被人家笑我們的文化水準太低了。

黃：最近在臺灣影印古書的風氣很盛，劉先生有甚麼感想？

劉：我認爲是非常好的現象，尤其是站在圖書館的立場上來說，只有一部善本，秘藏在圖書館書庫裏，不如幾百本或千本同樣的善本，流傳在民間，對於文化，來得有更大的貢獻。萬一圖書館的那一部秘本爛掉了或被蠹吃掉了，也沒有關係，因爲有影印本傳世了。

黃：您對於本省圖書館事業的前途，有甚麼看法？

劉：現在臺大、師大、世界新專等，都有圖書館學系或圖書資料科，每年輩出一批又一批的新力軍，來參加「我爲人人」的這種文化建設行列，加上九年制義務教育實施，國民的智識水準亦普遍提高，對於圖書館的需要更加迫切，所以前途是一片光明燦爛曉景。（完）